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四十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度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軍不至而蠻眾日益景復不能支

軍遂潰十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崃關攻雅州大度河潰
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他州城中大爲守備

而塹壁比鼎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

胡氏坦

綽南詔清平官之首也

非敢爲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爲讒人離

閒冤抑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尙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
府欲借蜀王廳雨止數日卽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
爲不可斬其使者畱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
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詔
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
制置蠻事

之羅谷在清溪縣大度河南邛崃關在榮經縣西南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
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

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史著致亂之由

二年春正月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

胡氏曰開成都城諸

門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尙遠萬一稀突奈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眾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眾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

復邛崃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
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
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
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人擊南詔詔不許先是
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此則蠻
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
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謙詔使錄詔白牒與之
從之戎州今敘州府馬湖鎮在屏山縣沐源川即今沐川在其
西北百八十里長武逕原防秋兵也鄜坊鄜坊丹延也河
東太原也天平鄆州昭義上黨義成滑鄭也

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尙君長攻陷濮州曹州眾至數萬天平
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宛句人黃巢亦聚眾數千
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

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
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羣盜侵淫剽掠十
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
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
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兼帥本道
兵所在討賊仍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
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寬句在曹州府

西四十五里忠武陳許也宣武汴宋也平盧淄青也按黃巢之起討之兵固不少然將帥非人

三年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
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
縣奏仙芝尙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
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又昭

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會元裕爲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邢甯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九月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鎮鐐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尙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陽翟禹州郟城郟縣按流賊最忌放入平地遂散潰不可收拾無壁可堅無險

可守也

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戢戢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耶埕平之無得爲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

過十日而代眾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尙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鄩敗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

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會元裕擁兵斬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瑒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瑒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申今信陽州舒今安慶府通注云當作斯是也感化徐州也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偃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偃偃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偃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卽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偃皆賀未退黃巢

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
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其首其眾誼諫不已
仙芝畏眾怒遂不受命大掠廝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
舍倭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錄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
從仙芝及尙君長二千餘人從集各分道而去

此招降流寇之鑒

四年 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自二年作亂遂橫行浙西鎮海
節度使裴瓌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散其徒
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敕以實為金吾將
軍於是郢黨離散郢收餘眾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
筒箭射殺之

胡氏曰筒箭長幾尺餘內之竹筒注之弦上繫竹筒於手腕發筒向後激矢射敵皆洞貫

餘黨皆平

狼山今江蘇通州南大江北岸甬橋在宿州北明州今甯波府王郢攻陷蘇常轉掠兩浙復因溫州刺史

魯實請降實為之論奏而郢擁兵遷延遂誘執魯實為害轉甚史言流寇有勦無撫也

六月賊帥柳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敕以彥璋爲右監門將軍令散眾赴京師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固湓江爲水寨剽掠如故

湓水在九江府西接於大江故曰湓江降而仍擅江州史言其詐

秋七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左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澧川養疾上皆不許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

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中蔡開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爲自王仙芝假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竭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旦彊兵盡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勅畋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爲聞奏朝野切齒以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

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黃巢寇掠斬
黃會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
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尙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
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
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鞠之竟
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州刺
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產水在長安東下流入潏水復今潏
州鄆今安陸府潏水在長安匡

城今長垣縣史言王仙芝王
鄆柳彥璋黃巢皆會請降

江州刺史劉乘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卽
迎拜乘仁斬彥璋散其眾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
或告賊至知溫以爲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壘度

賈壘在

今鍾
祥縣

五年 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皂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眾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爲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爲副使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成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

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眾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爲然君立興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薦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侯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眾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眾且萬人屯於鬪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爲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鬪雞臺下克用令軍士舁而食之以騎踐其骸

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赦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爲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爲大同防禦使今蔚州雲州今大同府奉誠內屬都督府名蓋奚人也闕難臺在大同府北

會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尙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旣而屢爲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楊書請奏之詔以巢爲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會元裕屯荆襄黃巢自滑州略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

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轅轅伊闕河陰武牢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黃巢引兵度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鄙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秋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剡福建諸州

朗州今常德府衛南在滑縣東六十里陽翟今禹州

轅轅在偃師東南伊闕在洛陽南河陰在孟津縣武牢在汜水

洪州今南昌府宣州甯國府潤州鎮江府虔贛州府吉吉安府

饒州府信廣信府天平

東平州鎮海軍治鎮江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
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
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
藏虛竭無所飲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
濟辦辭極哀切詔不許

胡氏曰人見美官誰不欲之乃有辭而不獲者可以觀世道矣

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繼分道擊黃
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勣等數十人巢遂趣

廣南

廣南當作嶺南

辛讜使賈宏左瑜曹朗使南詔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
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
曰讜已奏朝廷發使人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吾子既仕
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

曰士爲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已下拜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爲弟爲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爲諸父驃信爲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畱善闡十七日而還驃信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善闡城今雲南府蠻言別都也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爲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彊胡氏曰余嘗謂兵之強弱在將不在兵以秦之兵強天下而漢高祖以蜀兵定三秦自唐以來蜀兵號爲怯然韋皋川以制吐蕃而有餘未嘗借工於他道也至李德裕始募工於他道以治器械崔安潛蓋倣李德裕之故智耳諸葛孔明治蜀作木牛連弩之法自晉以下倣而爲之宋自女真侵噬吳玠兄弟盡境而守蜀東南以西路兵爲天下最夫豈借工於別路哉

秦甯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

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

胡氏曰官人以世而不考其才古今

之通患也爲鐸係失守殄民張本

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

路拒黃巢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瑋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

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
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府率從之秋八
月鎮海節度使高駢奏請以權舒州刺史郎幼復充畱後守浙
西遣都知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兵馬畱後王重
任將兵入千於循湖二州邀遮臣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
黃巢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敕王鐸以所部兵三萬於梧州昭
永四州守險詔不許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
攻廣州卽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
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
之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
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棧數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厯衡永
州冬十月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

陷之係奔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尙讓乘勝進逼江陵眾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畱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旣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眾北歸爲羣盜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尙讓收餘眾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甯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畱賊以爲富貴之資眾乃止全晟度江追賊會朝廷以秦甯都將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晟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

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秦南兗州也潭州長沙也

循惠州府潮湖州府大庾嶺在南安府自江西赴粵要道也梧

梧州府桂林府昭平樂府永永州府鄂武昌府歙徽州府

河東軍牙將賀公雅士卒作亂焚掠三城河東都虞候每夜密

捕賀公雅部卒族滅之丁巳餘黨近百人稱報冤將大掠三城

焚馬步都虞候張錯府城都虞候郭咄家節度使李侃下令以

軍府不安曲順軍情收錯咄斬於牙門并逐其家以賀公雅爲

馬步都虞候錯咄臨刑泣言於眾曰所殺皆捕盜司密申今日

冤死獨無烈士相救乎於是軍士復大譟襲取錯咄歸都虞候

司尋下令復其舊職并召還其家收捕盜司元義宗等三十餘

家誅滅之己未以馬步都教練使朱玫等爲三城斬斫使將兵

分捕報冤將悉斬之軍城始定
廣明元年 春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

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

召募得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胡氏曰爲朝廷夏四月爲駢所誤張本

月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眾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時江淮諸軍屢奏破賊率皆不實宰相已下表賀朝廷差以自安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訶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

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遙邇過淮宜急救東道將士善爲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澠水秦甯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黃巢眾號十五萬曹全晷以其眾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眾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晷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澠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

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徐卒大
譟能登于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疏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
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澠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
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
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畧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
爲岌所襲引兵還兗州諸道屯澠水者皆散黃巢遂悉眾度淮
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冬十月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
徐兗之境所至吏民逃潰澠水今商水泗上今泗州許昌在
許州東北潁潁州府朱歸德府
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
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
泗州汴州節度使爲都統賊旣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
海渚耳從之旣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十一

月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元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眾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眾不能守潼關今黃巢眾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胡氏曰謂陳敬瑄也比於元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

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鬪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剝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畱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

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喧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阡賊至倉猝

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
爲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
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
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饑潰關開禁阬臣之失守鼎鑊甘心
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
士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急
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
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
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
人人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卽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
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
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眾脫走至野

言上曰
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
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
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
兆尹蕭瑀爲東道轉運糧料使瑀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黃
巢入華州畱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畱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百官
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
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
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旣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
庫盜金帛哺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
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
於道次請車駕畱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
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

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勗
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
都宜豫爲備擬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
且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
地鬻傷其面自午至明旦尙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
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
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
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
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開道詣行在召將
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
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分鎮
關中者尙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

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野狐泉疑在華陰縣渭橋東渭橋也在咸甯東北賀州卽賀縣金光門長安城西面中門與元固中府也壻水在城中和元年春二月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

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稱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三月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

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宏夫爲行軍
司馬黃巢遣其將尙讓王播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宏夫伏兵
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
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坡斬首二萬餘級伏尸
數十里翟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
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
雖有眾數萬苟無威信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
勇略過人爲眾所服驍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
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
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鵠迎之李克用帥達鵠諸
部萬人赴之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黨項羌也糾合夷夏會鄜
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

鄭畋求自效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夏四月黃巢以其將王玫爲邠甯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宏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盤屋宏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宏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譟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郿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繫白帟爲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訶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賊長安中宗楚宏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其敗

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率眾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五月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其頓遞鄭從譙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譙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譙相見從譙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譙以錢千緡米千斛遣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譙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歸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

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
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
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
召公正爲此耳因漉酒爲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
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
州說宗權同舉兵討賊宗權遣其將王俶將兵三千從復光擊
鄧州逗畱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
將鹿晏宏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
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秋八月李
孝昌拓跋思恭與尙讓朱溫戰於東渭橋不利引去胡氏曰史
勤王者皆以師老遷延引退接雁門關在代州西北故代州曰雁
門也藍橋在藍田關南

二年 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訓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
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宏讓邀之不至自疑有
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日二人去宏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
宏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宏
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
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爲
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宏讓之冤大罵楊遷發憤爲盜驅
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
邛雅二州開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
競起州縣不能制三月敬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
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討之資陽在資州西北百二十里今資陽縣之鎮也
夏四月諸道行營都都統王鐸將兩川與元之軍屯靈感寺涇

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甯鳳翔屯興平保定難屯渭
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
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二十絹
六月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楊
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
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
罪多執村民爲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秋七月
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阡能乾谿注云當在雙流縣界
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
二萬營於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
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
約皆走

西陵卽西興在蕭山縣江錢塘江也

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

冬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潛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潛見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潛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取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

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黃巢兵勢尙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

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

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

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

胡氏曰鄭公謂從諛也

來則

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

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諛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

路趣河中

嵐嵐縣石永甯州

阡能黨愈熾侵淫人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

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

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

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

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
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
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
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
情非得已尙書欲拯救溺洗汝曹尙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尙
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
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諜曰此皆
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日傳百
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尙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
之見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
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眾皆耕民耳
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

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
悉平塹柵纔畱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
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
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
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投
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
中餘眾爭出降渾擎狼狽踰寨走其眾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
愚夫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畱旗幟所
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
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
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
十人爲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

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眾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眾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眾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眾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眾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眾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

噪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眾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眾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尙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嵩之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爲之謀主爲草書檄阡能收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二月以仁厚爲眉州防禦使陳敬瑄勝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

野橋箐卽在雙流縣穿口在新津東北延貢在大邑縣按仁厚知民皆脅從故能成功若

老賊則不能也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
賊初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於黃巢自
高潁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鴉軍至
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故謂之鴉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
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
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
河軍于同州

夏陽在韓城縣東

三年春二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爲賊帥韓秀昇屈行
從所敗退保忠州應援使胡宏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爲賊
所阻百官無俸雲安洧井路不通民間乏鹽陳敬瑄奏以眉州
防禦使高仁厚爲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

雲安今雲陽縣有圖雲鹽

井在縣北洧井在長甯縣北按洧井在忠州上流不解何以不通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搃藍田道三月壬申

遣尙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

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

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零口在臨潼縣冷水入渭之口也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紛還走所在慰諭

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卽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

妮部伍

胡氏曰妮整隊伍也

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

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

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

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藁夜由閒道攻其寨且

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眾心已搖仁厚復募

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沈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

要路邀擊且招之賊眾皆降秀昇行從見眾潰揮劍亂斫欲止之眾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夏四月庚子獻於行在斬之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眾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胡氏曰黃巢先遣兵據藍田道故得由此路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五月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

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邱趙犖謂將佐曰
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不可不爲
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
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瑒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
移兵擊陳軍於項城犖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
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潁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
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犖諭之曰忠武素著義
勇陳州號爲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
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
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
之計時民閒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碓磑并骨食之號給
糧之處曰春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

充等數十州咸被其毒冬十二月趙犇遣人閒道求救於鄰道

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

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長安城北爲苑城城之東門曰

光泰項城東北至陳州百二十里商水在陳州西南卽澠水也

四年黃巢兵尙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

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

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

河中度河而東天井關在澤州府南萬善鎮在河內縣此至陳州大道也自蒲州之河中度河至陝州則西行

數百里矣

三月甲子東川節度使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

庶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胡氏

曰蜀中諸郡皆有壇丁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

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爲行軍副使

按東川統梓劍綿龍遂普渝合昌陵榮瀘十二州此云八州未詳

羣盜陳儒攻舒州知州事高漢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

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閒道

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

狀賊懼宵遁

胡氏曰賊畏廬州兵故宵遁兵有先聲而後實此其近之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犇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

盡而眾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時尙讓屯太

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

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黃巢將

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漂且

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尙讓以驍騎五千

進逼大梁至於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卻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尙讓帥其眾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弟歸厚帥其眾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邱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胙城今延津縣匡城今長垣縣冤句今曹州府西

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

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酩酊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衝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爲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

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辯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估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爲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徽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

尉氏門注云南門也史著使酒之戒

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被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并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

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開門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眾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勿憂也韶素名長者眾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杞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杞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旣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旣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

諸將殷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自今兵不可復出矣癸未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鹿頭關在德陽北張把嶺注云在郫縣今三臺縣也

六月東川畱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圍之數日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眾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

尚讓追黃巢至瑕邱敗之巢眾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
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初宦者曹知慤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慤歸鄉
里集壯士據嵯峨山南爲堡自固巢黨不敢近知慤數遣壯士
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以爲鬼神又疑其
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
知慤間車駕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從駕羣
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之行在聞之恐
其爲變田令孜尤惡之密以敕旨諭邠甯節度使王行瑜使誅
之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慤不爲備舉營盡殪

華原

今耀州在嵯峨山北山南卽涇陽縣大散關在郿縣斜谷口也

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煜不知所爲都

將武常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
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大多州人懼於剽掠尙以爲疑不若置
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
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既度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
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
以行襲爲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
鈔掠貢賦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讀史兵略卷四十一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光啓元年 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春正月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史著荒亂之形以使人知警衛衛輝滑滑縣關潼關以西輔三輔言陝西省青齊山東省江淮江蘇安徽省大江以北江九江洪南昌虔贛州

光壽汀漳皆今府州名

三月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爲姪鄭娶克用女又河北諸

鎮惟義武尙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

胡氏曰此山東謂恆山以東

終

爲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

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

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

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夏五月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

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

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

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旣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

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爲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

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

義武易定也盧龍在其東成德在其南雲中在太原北無極在定州東南新城

在無極縣西九門在葉城縣西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已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爲羣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將士數十人於篁竹

中何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爲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爲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爲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沙縣今屬延平府泉州今爲府

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致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致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

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讐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玫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各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玫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玫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沙苑在同州西南渭水北岸開遠門長安城西

面北來第一門鳳翔昌符所統也

二年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小校張曉潛出聚眾二千攻州城師儒斬晏標首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曉殺之朱全忠先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真知義成義成滑鄭也留後

三年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曉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聞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擒

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眾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茂不濟矣部將綦母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從之庠虔裕諫皆許州人也胡氏曰汝穎多奇士自古然也史言英雄逐天必生人才以羽翼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利州今廣元縣卽葭萌閬州今保寧府龍州今龍安府

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

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爲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時府中籍籍亦以爲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累師鐸疑未決會駢于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給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尙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悟曰無之師鐸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耶淮南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間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

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况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耶要局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懣酒共飲之四月乙巳眾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之意以漢章爲副使神劍爲都指揮使神劍請畱高郵師鐸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訓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

朱溫使朱珍募兵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

胡氏曰時王敬武鎮淄青朱珍以他鎮之將來募兵既不

能制又爲所襲蓋羣盜縱橫力强者勝莫適爲主故也

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

張陞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眾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胡氏曰北郊謂赤岡板橋在開封城西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誼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眾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元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言畢慘沮久

之用之慙慙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慙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會師鐸館客畢幕顏自城中逃出言眾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川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必不利於己甲寅遣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繼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哉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卽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於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

反耶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
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
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
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
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
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
駢遣大將石鏐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揚子諭師
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
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
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
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
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

胡氏曰戰格列木爲之漢師鐸毀人謂之籠格今謂之排杈

其城以內其眾用之帥其眾千人力戰於三橋北師鐸垂敗會
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
門北走駢召梁繼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
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
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
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
鐸逆黨不多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此師
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也若
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
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胡氏曰張雄乘蘇州逃入海又自海奔江而上
至揚州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
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丁

卽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
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曷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
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故順眾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旣敗
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
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外有推
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
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豈
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
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僕見戰攻之
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
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盡識安危必不
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

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

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衛其

實囚之也

山光寺在揚州城北東塘亦在揚州

蔡將盧瑋屯於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

襲之擒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匪屯於赤岡全忠復就擊

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

休士

萬勝在中牟縣岡田北赤岡在開封城北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

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

邪師鐸恃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

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

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畱其妻守淮口用之帥

眾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間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眾歸楊行密行密眾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鎰爲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孫儒旣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

胡氏曰去年孫儒陷河陽張全義據懷州

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蓋懷州逼近河陽全義尋退屯澤州也

與之收合餘眾罕之據河陽全

義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爲澤州刺史將騎助之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

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

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

胡氏曰城在二城之中開故謂之中州城

四野俱無耕

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勝謂之

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

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

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

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

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

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

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

民閒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

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

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

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胡氏曰河南二十縣河南

緱氏陽城登封陸渾伊闕新安澠池福昌長水永甯壽安密河

清潁陽伊陽王屋凡十八縣按緱氏在偃師南福昌壽安皆宜

陽河清今孟津陽城潁陽在登封長水在永甯西南

陸渾伊陽皆今嵩縣伊闕在洛陽南王屋在濟源縣

秋八月秦彥以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尙書

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宏鐸等廣陵人競以珠王金繒詣雄軍貿

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

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

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

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眾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

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

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糴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

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蕤米伏兵四起廣陵眾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冬十月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朱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爲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詞爲刺史

日濮州東至鄆州百八十里按鄆今東平州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緒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爲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嘖蹙而已外圍益急彥師鐸

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已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眾守者皆不關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

胡氏曰楊行密寨在廣陵城西此餉軍之米也

稱淮南畱後

文德元年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稽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爲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

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與
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
爲資啗人爲糧至是悉其眾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
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
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胡氏曰河陽有南城北城中潭城罕之踰垣步走
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
川河陽河南分河爲治胡氏曰河陽北至澤州九十里按今河內至澤州百一十里

夏四月歸州刺史郭禹擊荆南逐王建肇建肇奔黔州詔以禹
爲荆南畱後荆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勵精爲治撫集
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
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
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秦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

汝陽許存攻奪之久之朝廷以禹爲荆南節度使建肇爲武泰

節度使禹奏復姓名爲成汭

荆南江陵也黔州今彭水縣武泰軍治所也

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

胡氏曰言敬瑄前此常輸貢賦中困於兵以致斷絕王建

因以爲敬瑄罪而開之

建以成都尙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母諫以

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建曰

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眾心易離不若疏敬

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

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

他鎮以靖兩川

胡氏曰王建於東川巡內起兵以攻西川連兵不決兩川皆爲之不安

初黃巢之

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

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礮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王曰足痛

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

不言心銜之及卽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
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
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
敬瑄爲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
勲等所在擁兵自保眾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
帥眾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

安仁今大巴縣上謂昭宗

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
西已久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鏐新得宣州怙亂殘暴眾心不
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採石濟江侵其
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鏐必矣行密從之使蔡
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穆潭孫端張雄爲趙鏐所敗鏐將蘇塘
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

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
宣州鏗兄乾之自池州帥眾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
於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采石在大平府
東北銅官卽錢
官在銅陵縣慘潭鎮在無爲州西南曷山在
當塗縣其東卽東梁山九華山在今青陽縣
昭宗龍紀元年 田頴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
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大順元年 夏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

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胡氏曰汴
滑孟三鎮

時皆屬與河北三鎮共除之胡氏曰河北三鎮謂盧龍李
匡威成德王鎔魏博羅宏信乞朝

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

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

偁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

河中也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
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
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
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
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
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
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胡氏曰杜
讓能劉崇望二相也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
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
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
取後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
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

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潛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颯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潛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爲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潛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橫挑疆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初昭義節度使李克修爲李克用所怒慙憤卒克用表其弟克恭爲副後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修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

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洛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旣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招其眾以叛循山而南至於沁水眾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於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眾推居受爲酋後附於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酋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酋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酋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溶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甯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溶屏左右言於上

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

中尉錢濬於長樂坂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

杖鉞專征作態耶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

胡氏曰未能成

此張濬之疎也

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爲昭

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

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謙

李重允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

於澤州之北爲從周應援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

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三千使揆將之趣潞州

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

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眾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

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眾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械

揆及歸範，折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尙書視事，遂折以獻。於克用九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耶？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鬪。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允收眾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讜、李重允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畱後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

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眾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眾慙而止冬十月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於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於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潛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潛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

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眾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虜勛萬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及旣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况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耶今張濬旣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

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閭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展坐納制
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
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爲棧以濟河師徒失亡
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
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
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鄆夏之兵會之兵未
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
潰銅鞮今沁州安喜樓註謂卽朱雀街東安上門樓長樂坂在
長安城東陰地關在靈石西南壺關在潞安東二十五里刁
黃嶺在長子縣西五十里馬牢山在澤州府南遮虜軍在靈邱
南漳沁河北鎮國軍華州靜難軍邠州晉州平陽府也保大郎
州定難夏州含口在問喜縣慈今吉州王屋山在濟源縣西八
十里至孟縣百三十里卽河陽城也鄆注云當作鄆是也幽州
謂李匡威雲州謂赫連鐸史
言張潛志節可憐無才具爾

二年 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

南田顏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尙未固眾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濠將五百人屯溪西濠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眾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淮蔡汝甯府也東溪在甯國之東卽句溪也

三月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宏擊棣州刺史張蟾宏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宏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安邱劉鄩曰汝能殺宏吾以汝爲大將宏入城師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宏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厚賞重誓自將以攻棣州執張蟾斬之

棣州今武定府

夏四月王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堦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鶴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鶴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眾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爲將使乘城旣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景福元年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眾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鈔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眾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

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

不敗行密悅從之

銅官在銅陵縣

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

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

胡氏曰按九域志彭州距成都九十餘里

此其壤地相接煙火相望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者也王建安得而不急攻之耶楊晟逆戰而敗宗

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

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尙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

多擊更鼓昭以爲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學山在金堂縣東北十里

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

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

疾瘡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其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

餘寨田頔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

胡氏曰光啓三

年孫僑始與行密交兵至是而敗孫僑以十倍之眾攻行密其智勇亦無以大相過而卒斃於行密者僑專務殺掠人心不附又後無根本行密雖爲儒所困分遣張訓李德誠略淮浙之地以自廣又斥餘廩以飼飢民既得人心又有根本所以勝也劉建鋒馬殷收餘眾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張佖爲謀主比至江西眾十餘萬

秋七月王建圖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胡氏曰陳田謂陳敬瑄田令孜僞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令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資財驅其畜產

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
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
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
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
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
有智者爲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
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殺卒五
百負薪土填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
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
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
狀以白王建宗侃卽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
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

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洵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榜帖旣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卽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

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
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
山時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爲
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悉如所申明日榜帖至威
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
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鈔暴之患稍
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九龍縣
卽彭縣

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頔知宣州畱後
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
千人厚其稟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
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
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

言身長四尺 卷四 二
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頴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鞅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李克用北巡至天甯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

斬獲不可勝計

天甯卽天安軍在蔚州西南代州東北神州卽黃花堆新城在其側天成軍在蔚州東北

初邢洺磁州畱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爲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畱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詔以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

二年 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

乃焚其書夏四月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
時溥舉族登鷲子樓自焚死

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
昌與陳巖昏姻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
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
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
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
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汾海
都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畱後

威勝軍浙東也婺州金華
也王氏自此遂有七閩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
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
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疆弱不計是非又曰

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

胡氏曰李茂貞之表辭固獨上然當時之政事實亦如此

翁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爲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惜惜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畱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郿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

李克用引兵攻邢州自樂城進屯任縣李存信屯琉璃坡

胡氏曰琉璃

坡在邢州龍岡縣界

存孝夜犯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

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瑁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晉陽尙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尙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尙書之鋒銳耶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

九月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於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於盤屋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選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城大震士

民奔散市人復守關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

三橋三渭橋也

乾甯元年夏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醴陵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閒今將十萬眾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眾曰東軍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

訥方宴擒斬之建鋒入潭州自稱畱後醴陵在長沙東南二百

北潭州長沙也

邵州寶慶也

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紙之狗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虢州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眾存審本姓符宛邱人克用養以爲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新州今保安州我莊在其東南虢州今懷來縣居庸關北口在延慶州他道元人攻金之道也義昌軍德棣也

景城今
文河縣

二年 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夏四月庚寅其將朱延壽請
試往更攻一鼓拔之胡氏曰以行密將還而執刺史江從易行
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中兵少
吏民恟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
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眾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
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
用助之延壽悉眾乘之汴兵敗走

初王行瑜求尙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
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
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貞
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

婚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等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畱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卽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度河入關六月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

川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
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帥
眾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
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
尙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
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
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
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
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
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
兵攻筠矢拂御衣著於樓桷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
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

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
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眾繼至或傳
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
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
萬人比至谷口噶死者三之一夜復爲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
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尙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
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
緯徐彥若王搏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
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
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郝廷昱齋詔詣李克用軍
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鐸以涇原
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

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郗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整屋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郿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畱監其軍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辛卯拔承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李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

二王拜克用爲兄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爲邠甯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鐸爲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爲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以李克用爲行營都統九月克用急攻梁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甯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甯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冬十月克用令李罕之

李存信等急攻黎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黎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黎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甯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爲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甯州招撫降人上遷居大內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李克用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尙父何恭之甚胡氏曰王行瑜賜號尙父時已削奪克用稱之以嚴之僕受詔討三賊臣胡氏曰謂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也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

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

首李克用旋軍渭北良原在靈臺西北西市在光化門外醴陵坊南承天樓承天門樓在朱雀門內啓夏

門長安城南面東來第一門莎城鎮石門鎮俱在城南南山下

新平邠州也保大軍邠州也梨園寨在涇陽定難夏州也彰義

涇原也三橋渭水三橋也龍泉鎮在三水縣雲陽即涇陽縣匡

國同州也靜難邠州甯州也鎮西龍泉鎮之西慶州慶陽府也

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畱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

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

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

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三年 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

密閱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

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

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執其手止之館於府舍其室中亦

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共飲膳無所疑

胡氏曰使楊行密待俘虜皆如

戚及不亦況乎是必有所見也

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

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

鏐從之

胡氏曰史言顧全武頗識用兵先後按越州紹興府也

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

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

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反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

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

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

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

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馮敬章請降以敬章爲左都押牙公鐸

爲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胡氏曰楊行密自此全有淮南

之地

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畱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墮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墮幾爲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宏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於楊劉復擊鄆及兗鄆河東之兵戰於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爲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爲羅宏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六州胡氏謂魏博貝衛漕相也洹水在大名縣西楊劉在東阿縣故樂亭

在兗州府北

以湖南畱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揚州人

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疆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爲敵矣殷從之胡氏曰史言馬

殷能用高郁以保據湖南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瑊譚宏玘據境拒之使宏玘守端州宏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宏玘遂襲廣州斬瑊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清海廣州端州肇慶府封州封川縣四年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畱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請

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胡氏曰爲克用計者先舉其死乎不知出此遽與忿兵其敗宜矣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梓州潼川府蜀州今崇慶州

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

輩克用瞋目曰可及輩何足爲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

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太半

胡氏曰史

言李克用輕敵又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

不得天時故敗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

胡氏曰邢

縣之潰木瓜澗之敗皆李存信之罪也克用終親任之可謂失

刑矣按安塞軍在蔚州東木瓜澗亦在蔚州克用上源驛之禍

不知戒酒

故又敗

朱全忠旣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

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

壁安豐將趨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楊行密與朱瑾

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鍾水引兵會之行密以

爲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

恃眾輕敵居常奕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

以爲惑眾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眾皆潰葛從周營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淝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過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遣全忠書曰隴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

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

南胡氏曰史言楊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

爭清口今清河縣安豐今霍邱東北壽州南八十里梁安豐僑郡也楚州今淮安漣水今安東濠州今鳳陽淝水在霍邱東

西安豐

王建自梓州還至成都是歲南詔驃信舜化有上皇帝書函及

督爽牒中書木夾年號中興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上言南

詔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黎雅閒有

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各有部落胡氏曰黎雅西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所在深遠而三王

部落居近漢界故曰淺蠻西川歲賜綉帛三千匹使覘南詔亦受南詔賂謂

成都虛實每節度使到官三王帥酋長詣府節度使自謂威德

所致表於朝廷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

則教諸蠻紛擾先是節度使多文臣不欲生事故大將常藉此

以邀姑息而南詔亦憑之屢爲邊患及王建鎮西川絕其舊賜
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胡氏曰山行章陳田舊將王建因其
與段蠻表裏而斬之既以威示諸蠻
亦除舊 邛崃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蠻亦不敢侵盜其後遣
王宗播擊南詔三王漏泄軍事召而斬之胡氏曰史言安邊之
術惟洞知近塞蕃落
情僞而折其姦則外夷不敢有所侮而
動按邛崃山在榮經縣西南山上有關